

# 那些年,茂名市民主党派办学的辉煌行动

文/刘付德金 图/黄信涛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市民主党派陆续开始办学行动,蔚然成风,取得巨大成绩,在社会上引起较好反响。民主党派中的民革、民盟、民进成员中,不乏从事教育、文化、艺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市这三个民主党派在办学中尤其突出。

## 茂名市油城中学

在茂名市区,民主党派办学最负盛名、时间最长的就是茂名市油城中学。该校由民盟茂名市委会于1986年创办。当时,一无开办资金,二无校舍设备,三无教师编制,民盟市委会发挥盟员积极性,自筹资金,克服困难,创办学校。开办初期,先向市五小、广东石油学校、石鳌塘小学租借课堂上课。利用市政府资助资金5万元在石鳌塘村征地11亩,拿出办补习班等社会服务积累资金4万元,以及通过市教育局的努力协助货款12万元,建起一幢17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在筹建过程中,民盟市委会领导和机关专干凭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艰苦创业精神,风来雨去,废寝忘食,不辞劳苦,深入当地的干部群众中做好思想工作,消除他们对民主党派办学的种种疑虑,排除各种不利因素,几经曲折,征得土地,建起校园。民盟市委会办公室主任谭达同志更是利用他是石鳌塘村当地人的特殊关系,打亲情牌,挨家挨户拉家常,做村民工作,还争取其叔父、港胞谭华先生捐赠图书馆一座。省教育厅支持一批教学仪器,市委、市政府、茂油公司、油校等单位大力支持。民盟市委会安排机关专干到学校任课管理,许多盟员教师放弃其它单位的优越条件到学校任课。学校得到不断发展扩大,以后陆续增建了学生宿舍、教师宿舍、饭堂、运动场,校园扩大到40多亩。在老盟员刘德周、刘宏珍等历届老校长长期管理下,全体员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成为一所很受群众欢迎、颇具规模的民办学校。2014年后,因文明北路等市政建设需要,校园被政府征用,学校停办,结束了30多年办学历史。据不完全统计,30年间,该校毕业生达3万多人,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 中山中学和达德中学

两间学校均是由民革茂名市委会主办。中山中学创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河西公馆租借房屋上课,招收那些未能考取区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老师由民革党员或聘请其它有经验的老师担任。中山中学的名称缘于民革是由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其它民主人士所创建的民主党派组织,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用。达德中学则是源于香港达德中学“达期兼善,德修于身”的名言,因而借用这个

名称。位于茂南区新城镇合水管理区,面积3000多平方米教室,开办当年就招收3个班,180多人,聘请20多位教师。达德中学开办时,我已经在市委统战部工作,1990年9月10日举办学校开办典礼,我陪同当时的市委统战部部长吴兆奇同志出席,记得吴兆奇同志在讲话中,要求学生就要象该校名一样“达德”,记忆极深。后来,我也几次到中山中学和达德中学联系工作。1995年11月,还与市电视台的记者前往达德中学拍摄过宣传介绍片。后来,两间中学大概是在新世纪初停办。

## 城西职业高中和新蕾业余艺校

民进茂名市委会办学的历史也比较早。最先是1984年与中山大学合作,承办刊授班。1985年创办城西职业高中,位于公馆镇大山岭村,租借课堂上课,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每年二、三个班,首任校长林泽澄,后任校长为茂名石化退休高级教师、民进会员陈周麟,老师大多是民进成员中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如,周华昌,余奕章等。据陈东亮同志回忆,其父亲陈周麟担任校长那几年,吃住在学校,胼手胝足,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大抓校风校纪和教学质量,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坚持到1993年才停办。

新蕾业余艺术学校由民进市委会于1988年创办,目标是培养文艺新人。据当时兼任艺校教学业务管理的王如晓同志回忆,首位校长为民进老前辈、中学高级教师梁亦兰。学校租用市二小、市三小教室上课,开设书法、美术、音乐(钢琴、小提琴、古筝)、舞蹈、写作、数学奥林匹克等专业班,聘请我市当年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老师或学校骨干老师上课。书法老师是关以良、符少华、吴桂才、吴兆奇等;美术老师有吴风峰、黎文超、陈少凤等;音乐老师有赖游、郑学、詹东峰等;舞蹈老师有佐士茹、周宏丽等;奥林匹克班老师有吴汝均、冯德基等;写作班老师有郑江杨、何伟、王如晓等。艺校从1998年起大发展,主要是植根于市区各个小学之中,借助各学校的教学平台,向学生家长介绍艺校的教学宗旨、教学成果等,得到广大家长的大力支持,办学环境越来越好,声望越来越高。艺校与市区小学结盟开展一系列活动,借助传统节日或寒暑假,大搞艺术成果展示或专场汇报演出,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肯定。艺校采取公

益性、低收费,对特困生免费的做法,受到广大家长的欢迎。相比其他民办辅导班,艺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从社会声望、管理、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组织活动都比一般培训机构强,吸引了一大批茂石化及城区学校的各学科特长生前来学习。新蕾艺校从1988年办校至2001年停办,培养了几千名各学科的特长生,最高峰时在校生达千人,不少人后来考入重点艺术院校或大学少年班,现在成为了各个专业学科的佼佼者、名教授、名师。

## 从育新中学到潘州新时代学校

高州民革1983年创办育新中学,当时颇有名气,走过一段辉煌历程,后因教育体制改革等多种原因于1997年停办。高州民革主委龚侠祥同志主动挑起重担,接手承办这间学校,亲任校长,并把学校更名为潘州新时代学校。龚侠祥是教育世家出身,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办学经验丰富。我和他认识,个子不高,表面看去,还似乎有点木讷,但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颇有大侠之风,做事干脆利落。他开拓创新,在金塘镇珠山村选校址,动员企业家参与办学,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建起教室10间,教师宿舍20间,学生宿舍30间,还有球场、游泳池、露天舞台等,投资30多万元购买电脑等教学设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同时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赢得社会的赞叹。学校大概办了十年,校园后转作他用。

## 高州高凉中学、化州桔城中学、电白广南中学

高州高凉中学是民盟高州县委会于1983年兴办的一所全日制中学。学校白手起家,由政府拨给4000元开办费到后来拥有一座1650平方米教学大楼和教学仪器一批。学校师资素质好,不少是公办中学高级或一级职称的退休教师。高凉中学办学成绩显著,获得很多荣誉。1986年被广东省委统战部授予“服务四化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1987年出席民盟中南五省经验交流会,荣获先进单位称号;1990年,成为高州县九间普通高中之一。许多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过它办学的成绩经验。2000年后,由于教育改革,该校停止办学。办学十八年,高凉中学为社会培养高中毕业生近3000名。

化州桔城中学是由民盟化州县委会1992年创办的一间全日制初级中学,利用原山背中学闲置的简陋教室,白手起家。办学之初,全体盟员慷慨解囊,踊跃集资,社会各界人士和一些单位鼎力支持,捐资赠物。许多高水平的盟员教师来到学校任教,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办起学校。桔城中学开办后,教师教学态度严谨,学生学习认真,学校不断发展扩大,2010年,学校8个班430人,教职工36人,是化州社会力量办学的一面旗帜。2011年后移交化州教育局,并入化州十小办学。

电白广南中学是由民盟电白县委会于1993年7月创办的一间全日制中学,开始租用电师附小校舍,后得到县委、县政府及教育部门大力支持,在水东镇划拨40亩土地作为建校用地。经十多年发展,建起教学楼、综合楼、实验楼、学生宿舍楼、教师宿舍楼、厨房餐厅、标准运动场、硬化化校道等,建筑面积23363多平方米,各种功能室齐全。2011年,学校有高中12个班960人,初中36个班2802人,教职工192人。每年培养大批初、高中毕业生,被县委、市政府授予“优秀民办学校”、“重师重教先进单位”。2011年后,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和办学品牌整合要求,电白县委决定将广南中学并入春华学校。

茂名市各民主党派那些年的办学工作成效显著、影响深远,是全省范围的先进典型。总结起来,是我市民主党派能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上级民主党派组织“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做好事”的号召,发挥民主党派多学科智力库的优势,实践教育大参政,积极主动作为,抓住先机,当然更多的是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1989年2月8日我市就专门召开民主党派办学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工作。1991年11月25—27日,民盟广东省第二次办学工作会议就在茂名市召开,树立了学有目标、赶有榜样,推动形成你追我赶的工作局面。茂名市民主党派办学,为解决城区青少年入学难的问题,加快“普九”教育事业,起着积极的作用。茂名市能够在全省高考、中考、职业教育中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名震南粤,与我市民主党派的教育工作者默默奉献、培养新人分不开的。茂名市民主党派办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永载茂名教育史册,永留人民心中。

## 养育轮回中,我尚未及格

刘良新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句话,如同岁月的回声,轻轻拂过每一个为人子女的心田。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入学读书前更是患上了很难根治的黄疸病。那段时间,爸爸每天都要与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头顶烈日、背朝蓝天,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忙于生产。而妈妈日夜守护在我身边,用无尽的耐心和细心把我从病痛中解救出来,并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几十年后的今天,妈妈腿脚不便,行动迟缓,天道轮回,该我陪她慢慢变老了。但是,与妈妈当年养我的耐心相比,我陪她的表现却极不及格。

我的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因为不习惯外面的生活,选择独自留守老家。由于腿脚无力,行走困难,她在家都要拄着拐杖才能慢慢走动。因此,她很少出门,倒是村里的婶婶们和姑嫂们有空时会到我家与她闲聊。而每到周末,我就会和妻子回老家陪陪她。

年老了,妈妈的生活十分不便。她行走要靠拐杖助力,站立也站不了多久就要坐下。因此,妈妈出门行走散步时总要拖着一张椅子,走走站站就要在椅子上坐一坐。有一次,她拖着椅子跨过门槛时,腿被椅子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我看到这一幕,心中一惊,责怪的话语便脱口而出:“老妈,你用得着次次都拖着那椅子出入吗?绊倒摔伤了咋办?我们家又不是只有那张椅子。你就留一张椅子固定在门口走廊不行吗?”母亲回应说,若长期放在门口,日晒雨淋的,椅子很容易坏。我听后,音量竟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一张椅子值多少钱?晒坏淋坏就买新的!如果不幸跌伤了人,要用多少张椅子的钱进行医治?况且,如果椅子等家具总不会坏,家具厂、家具店还用开那么多吗?木匠师傅还有工做吗?”虽然我的声音很大,但这一次,老人家并没沉默,她低声嘀咕:“就算有得卖,就算有钱买,也要爱惜东西呀!”母亲的话虽然音量不大,但却令我心头一震。

近段时间,我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无心地气老妈,事后看到妈妈略显迷茫的眼神时,我的心便会隐隐作痛,满是愧疚。比如一个周末的中午,十二点多钟,我起床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昏昏欲睡,便叫她回房间午睡,她说稍后再去。因为我有午睡的习惯,所以在吩咐妈妈睡前要关好大门后,我便上楼了。下午两点多钟,我起床下到一楼大厅,见大门没关,而妈妈竟坐在沙发上睡熟了。我叫醒老人家,责问她为什么不回房睡?坐着睡会着凉的。妈妈伸伸懒腰,半眯着眼说:“如果我关门睡觉,婶母们到来就无法入屋了。”我问她:“你们约好今天中午见面的吗?”“不用约,她们得闲就会来的。”我一听,顿时就有点生气了:“你们说,她们只是得闲才来的。就算来了,也是闲聊!哪值得你如此等候?看你那个样,好似错过了与她们见面聊天就会损失几个亿!如果冷着了身子,谁会遭殃?”妈妈听罢,没再出声,只是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那表情,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还有一次,晚饭后,七点钟左右,大家围着餐桌谈兴正浓,妈妈好像想到了什么,突然在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往十来开外的大厅赶,并边走边说:“天气预报可能都播过了。”广东电视珠江频道《珠江新闻》后的“天气预报”,是妈妈每晚必看的节目。见妈妈摇摇摆摆往大厅走,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我的嘴又忍不住了:“你这么关心天气预报干嘛?晴天雨天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既不是水电站老板,又不是工程包工头。水电站老板望下雨有水发电,包工头盼天晴日能开工。你只是居家生活的老人,成日都是在家,晴天雨天又如何?安全行走,防止跌倒最重要!”妈妈并没放慢脚步,只是回应了我几句:“天旱了这么久,如果有场雨下,大家种下的作物便不会干枯,天气也不会这么酷热。”我见妈妈没停步,便上前拉住了她,且极其不耐烦地说:“我手机有天气预报,连续15天的。你坐好,我读给你听。”如此折腾一番后,妈妈才停了下来。妻子见状,扳着脸对我说:“你就不能和老妈好好说话吗?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就知道你是担心老人的身体,紧张她的健康和安全。而不明真相的人则会以为你嫌弃老人、常常吼老人呢!”

妻子的话如重锤般敲醒了我。我反思自己,为何不能像妈妈当年养我那样耐心待她?她曾那么细心,而我却常因小事对她发脾气。我意识到,陪伴不仅是身体上的相依相伴,更应是心灵上的理解与包容。陪伴,要学妈妈当年养我那样。在这场养育的轮回中,我尚未及格!

从此以后,我努力改变,学会了耐心倾听她的故事,小心搀扶她出门,给予她更多关心。虽然岁月会无情地带走妈妈的健康,但我愿用爱与陪伴,让她的晚年多些温暖,少些遗憾。我衷心希望所有为人子女者,都能在陪伴父母时,多些耐心、理解与包容。用爱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让他们的晚年幸福安康。

## 从田野里历练,于泥泞中筑梦

罗本森

我的“从政启蒙”,始于三段田野历练。时光虽短,这三段经历却如三颗饱吸乡土养分的种子,在往后的人生岁月里悄悄扎根、慢慢发芽,最终长成了支撑我笃定前行的力量。

第一次历练,是高中时的农村见习。彼时公社从学校抽调十名学生支援农村春插,既是抢农时,也是锤炼青年担当,我有幸入选,高中学校的学生,食宿都在大队黄文书家中。白天的核心任务是下田拉线插田——这活儿看似简单,却直接连着乡亲们后续插秧的效率与秧苗的长势,手里的线拉得直不直,关乎整片稻田的规整度。起初,我总把线拉得歪歪扭扭,引得田埂上的乡亲们笑着围过来,手把手教我技巧;后来跟着老农学节奏、找手感,渐渐摸透了门道。当看着自己拉的线旁,一排排纤弱秧苗长成挺拔新绿,愈发齐整喜人时,我才真正懂得:“看似平常的小事,把它做细做好了,就是给乡亲们帮了大忙。”晚间队里开会,支书特意让我发言,我紧张

得心跳如鼓,既不会说官话,也没什么条理,十来句话后便卡了壳。情急之下,我掏出随身带的文件念了起来,清亮的声音驱散了窘迫,也悄悄卸下了我对“发言”的胆怯。

第二次历练,是高中毕业后回乡不久,前往平塘大队水尾队抗击“寒露风”。这份任务,比春插更考验人:当时稻穗刚进入灌浆关键期,连日阴雨裹着低温袭来,极易导致稻粒萎缩空瘪,直接砸了乡亲们一年的收成。我们的工作,就是开沟排水、科学管田,有时还要扛着水射筒往稻田里射水,助力稻穗扬花灌浆,拼尽全力减少减产损失。有了第一次见习的底子,这次我总算摸清了些基层做事的门道。整整一个月,我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往田里赶,蹲在田沟边一挖就是大半天,泥水溅满衣裤也顾不上擦;中午只在田埂上啃几口干粮,喝几口凉透的山泉水,歇十分钟左右又扎进田里;傍晚还要留下来,跟着有经验的老农学辨稻情、算水肥,把每一块田的情况都

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当看到原本发蔫的稻苗渐渐恢复生机,沉甸甸的稻穗慢慢饱满起来时,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为民做事”不是在挂在嘴边的空洞口号,而是能实实在在地护住乡亲们“粮袋子”的具体行动,是藏在每一次弯腰挖沟、每一回抬手射水里的沉甸甸的责任。

从平塘大队回来没多久,公社又抽调我加入工作队,前往厚垌大队大塘队驻点,这次是跟着公社吕书记一起,任务也更繁杂:推进冬种、积肥、修缮水利。三个月里,我跟着吕书记走遍了队里的每一片田垄,每一条沟渠。白天,我和乡亲们一起挽着裤脚翻地种麦、挑着竹筐积肥、到田里养红萍,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生出新的一层;晚上,要么跟着吕书记在队部开会学习、梳理工作重点,要么就跟着他走进农户家中拉家常——听大叔讲今年收成的欢喜,听大婶说家里生活的难处,再结合大家的需求,一起商量冬修水利的方案,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吕书记常趁着歇脚的间隙跟

我说:“基层做事要接地气,心里得装着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才能把事做到人家心坎里。”这句话,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了我心里。那段日子,身体虽被疲惫裹着,心里却格外亮堂——我终于摸清了基层工作的脉络,知道了脚下的路该往哪走、为民的事该怎么做,后来再开会发言,也能条理清晰地说上一阵,早已没了当初的窘迫。

正是这三段在生产队的田野历练,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年轻人,渐渐懂得了怎样做基层工作、怎样贴近群众,也悄悄坚定为了民服务的初心。后来,当我被调任公社任政治大学总辅导员,正式踏上从政之路;再后来担任文化站长、镇领导班子成员,回头望去才发现:那些春插时拉过的线、抗灾时挖过的沟、冬修时挑过的土,早已化作初心最质朴的底色,默默指引着我往后的每一步成长,提醒我永远不忘来自田野的历练。这份沉淀在岁月里的记忆,在我人生中铸下了厚重一笔,即便时隔多年,想起时依旧清晰滚烫。